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一回 鹿角車斃驍騎取勝 蜂房卵毀屯積成功

這回單說童體仁差喜達報捷去後，同石犴等率領軍士到柘藤林。鐵鷁奏道：「木石叢雜，難於力攻。」童體仁道：「既來此間，斷無罷理。果不利於騎，何妨步戰？」說畢下馬，當先殺進，鐵鷁帶眾行跟隨。只見一將緩轡徐來，卻係茅游領著兵卒，挺鞭叫罵。童體仁、鐵鷁迎上，茅游漸退。童體仁加緊向前，茅游棄騎誘陷重地，暗號照應，埋伏四起掩截。石犴在外鳴金，童體仁殺回，鐵鷁緊緊保護。無奈柘藤枝條礙手絆腳，鉤袖挽袍，雖然潰出，各人俱受有傷，領來將士，只逃脫十餘名。童體仁憤極，與鐵鷁道：「不聽卿言，致遭敗陣。」鐵鷁道：「明晨全軍俱人，分佈各方，然後逐殺。」石犴道：「終是彼熟我生，有損無益。」鐵鷁道：「然則何從取勝？」石犴道：「豈未聞夫深林茂草，火而伺攻乎？此已葉落汁枯，焚之甚便。待風生發，由上燃燒，可不費力而破塞。」童體仁、鐵鷁大喜，安排硝磺物料以待。自晚至早，又係薄暮，偏偏無風，童體仁急得暴跳。及更鼓時，忽聽樹杪有交擊之聲，出帳審視。石犴道：「勢可候矣，請命定奪。」童體仁道：「賢卿速為調度。」石犴令三百軍士持具趨北，分頭放火，使鐵鷁領兵五百名保護。須臾間，風力緊急，烈勢猖狂，光明照耀，枝柯皆似珊瑚，西南半壁滿空煙燄。到天大亮，風聲更猛，火勢反衰。卻因林木自北而起，復折向西，將自北而南的毀盡；折過西邊的，因風反背，便即滅熄。童體仁猶欲令軍士復往燃燒，石犴道：「火焚藤柘，原為礙路，今已去了十有餘里，速治餘樁，儘夠馳逐。」童體仁依允，使鐵鷁另帶二千軍士前往平治燼根，令石犴仍回巡視所得諸城，令諸將士準備收拾馬匹，以便攻讎再說茅游知雙龍縱火，連忙率軍士撲救，奈已通天，萬難遏止，因退出，屯於炎威不到之地。天明欲仍依林而守，忽見將官飛馬持著刻箭道：「奉王鎮軍將軍之命，昨望半壁通紅，定係敵人焚破柘藤，形勢既失，可徐退歸，毋得違誤！」茅游遵令回烏楓嶺。行近石子岡，見王之華列陣於頂，慌著營前請罪。之華道：「非汝之過，乃我欺童體仁恃勇不知謀略所致。若先以精兵暗於上風旋轉保護，有寇近林，即出而旋夾衝殺之，彼安能得志？今令蔚然、饒拱備辦要件，汝所領之卒勞矣，不必候戰，付晁照帶往後邊差使可也。」不說諸將遵奉，密地安排，卻說鐵鷁整整費了一天氣力，方將焦根除盡，開出道路。童體仁令諸將次早拔寨都起，鐵鷁在前為先鋒，自己押後為應援。鐵鷁馳進，見當道石子平岡，約高五七丈，上有軍馬屯紮。來到下面呼道：「柘藤林險尚為我奪，今這低坡何能拒守？莫若速速歸降，斷不薄待。」當有犀利攜槍策馬應道：「汝等遠離巢穴，如魚游釜中，猶敢出此大言麼？今拿住汝這狂妄鱗畜，碎屍萬段！」原來雙龍島人最惱的係罵他鱗畜，鐵鷁聞得二字，咬鋼牙舉爪狠擊。犀利挺槍戰過五合，抵當慌忙，茅游舞鞭相助，方才敵祝又鬥十餘合，犀利發槍，中鐵鷁左腿。鐵鷁左爪架開鞭，右手飛抓擊到，犀利用槍隔落。抓力兇猛，打碎馬頭，一齊倒地。犀利左腿為傷馬壓住，急拔出來，不妨鐵鷁坐騎近前張口咬住腳肚，犀利收槍狠刺，那馬閉目弭耳，皮如鋼鐵，槍無人處，擺項搖頭，將肉連靴咬下，犀利痛得拚命亂爬，幸虧鐵鷁單抓不便，且為茅游纏住，犀利因而得脫。王之華望見童體仁又到，鳴金收兵，茅游回岡。

童體仁見鐵鷁腿上著傷，又失去金抓，大怒，當先上嶺，王之華使錘迎敵。二十餘合，童體仁轉顧，人馬俱倒在岡麓，跌的跌，爬的爬，不敢戀戰，旋騎下岡。王之華令勾槍隊奮勇捉拿。原來此肉雖渾身生成鐵甲，喉下蹄中卻係軟肉，淺草平沙馳逐比風更快。今石子岡俱係大小磊磊石子、石塊，小者碰得腳痛，尖者戳入肉裡，所以盡倒。童體仁騎的，乃係龍種，身強力大，四蹄用金裹銜，馳驅無異。群馬力小，裹釘即不能行。當時，童體仁見捉拿兵士，復上岡趕殺，將士卒盡行救回。勾槍隊護馬三十餘匹繳令，王之華見與本國產者微異，又反覆細看，蹄形似鵝鴨掌而厚，當中肉白如脂，項下瑩潤如玉，二處俱綿軟，渾身鱗甲堅似金鋼，大小齒牙利如錐刀。之華道：「果與志冊相符，沿邊居民每年受害頗眾。此種惡類，宜盡除之。」令茅游領軍士搬往後山熬油，收貯備用。

這邊童體仁無法過岡，飛召石犴來計議，自領兵將在地誘敵。上邊軍士排列坐著不動，百般笑罵。童體仁大怒，令諸將步行登陸。浮石軍士隨取石子亂擊，百發百中，打得血流肢痛，莫能向前。童體仁憤極，加鞭奮衝數次，俱為飛石擊回，無法可作。氣懣了兩日，石犴方到。原來石犴巡視城邑，一面差使回島收馬，聞召趕奔營前，恰好馬已盡行帶到，共八千餘匹。童體仁將不能過岡的話與之商議，石犴跨騎左右看過，命軍士各具布袋，盛沙土五斗，即刻交割。軍士得令，紛紛將糧餉囊囊，撬掘沙土，裝滿交割。石犴使搬至岡邊，解袋傾出，自下漫上，填造大路，須臾便成。如何並無阻攔？卻是先時，王之華見有將官，看過去後，敵軍攜囊取土，早知係為填岡而設。因令軍士退後，離嶺五十里下寨。蔚然、饒拱、晁照、茅游俱來參見，王之華問道：「二事俱齊全備？」蔚然等道：「今日方了。」之華道：「蔚然、饒拱各須騎兵五百，分伏嶺前，聞炮齊起趕逐掩殺；茅游、晁照各領巨斧兵五百，退於嶺下二里外紅葉林左右，結成方陣。」四將去訖，自領五百騎兵屯於營內養息。

果然，童體仁等將路填平，長驅而至。王之華棄營往後退避。童體仁騎快，當先趕著。之華舞錘回鬥數合，得空便走。童體仁追及，旋鬥五六合又逃。如此數次，加鞭馳驟，入於兩方陣之間。鐵鷁、石犴領騎兵如潮湧到，奮勇摧打。忽聞子母炮聲，地下呼呼隆隆，一片響動，馬俱不行，兩邊山塢內，盡係歡呼之聲，那知多少人眾抄出趕來。石犴恐怕中計，慌令鳴金，大隊轉騎，齊聲發喊。石犴倒栽地下，軍士走的走，爬的爬。再看馬時，或左或右，一蹄陷於土中，攙扶不起。鐵鷁與兵將俱係徒步奔出，童體仁攔殺抄來的騎兵。鐵鷁見失卻石犴，復衝人陣，極力救得，命健卒抬行，自己跟隨保護。不防茅游、晁照兩旁掩來，俱係巨斧，兇猛莫當。鐵鷁喊道：「諸將速石奪路，有我斷後。」且戰且走，遇得童體仁，合著惡殺突圍。雖然出陣，奈軍士失去三千有零，逃得命者，又俱受重傷。人陣五千鐵甲驍騎，遭陷無半匹得返，石犴跌傷右臂，回過石子岡頭，坐下歇息。童體仁歎道：「王之華是何等人，這般狠毒，拿住他時，定行碎剝報仇。」石犴取丹敷數道：「勝敗軍家之常，毋得自亂，猶存未傷壯士六千，鐵甲萬騎，尚堪大戰。惟令步軍居前，挑地覓空，凡低凹之處，掘土隨而填之。」

且探彼原兵只餘三千，近日死傷亦必不少。雖聞相應，尚未曾到。我有精兵六千，此嶺之勢又非如我島之東西口，雙爪、雙毫等處十分危峻，今令眾分途而上，彼豈能當？再訪得逾嶺無多路程即係上石林谷，過去直行二百餘里均係坦途，表延二千餘里沃壤，惟平岡小阜，浮金進兵，亦由其中而行。是我得嶺得谷，則與浮金氣通勢連矣。」童體仁正在商議，忽聞石子岡後有風吹旗角口向聲。童體仁慌忙跨馬上巔觀看，卻係王之華結陣在下。童體仁大怒道：「王之華，汝欺人大甚！」加鞭揮斧殺來。鐵鷁等只得起身同趕過岡。聞得鼓聲大震，兩旁擁出騎兵，圈裏攏合。童體仁戰住王之華，鐵鷁領著殘兵突陣，三番五次，哪裡衝得開去。甩抓打一騎兵下地，翻身跨上，又搶匹馬與石犴乘坐破圍。童體仁始終勇猛，撇掉王之華，引領敗卒奮勇砍殺，數出數人，只救得石犴、鐵鷁，餘兵盡被傷倒。三人狼狽奔歸古岸。

王之華回嶺，諸將各報獲功，所得軍裝器械無算。王之華道：「敵人雖敗，尤有軍馬，定然只行前來報復。」辛熬道：「又是竹筒內送命也。」之華道：「不可。先因其初至而用之，今彼已知；豈可復恃？須另易他法，始能濟事。聞說烏楓嶺之旁有二谷：右名蔭谷，谷內廣產大竹；左名腸谷，谷內廣產鹿角木。之華早令饒拱取木造車，蔚然截竹為筒。車係四枝交搭，筒係五個攢成。削竹為簽，煮以麻藥，安置筒中，於嶺前多方挖土埋好，上用硝磺拌煮細索，十字牽連捆紮，覆筒口上。復將速藥走線纏繞。諸索結總於藥匣之中，上蓋大竹葉，微加浮土，人馬往來無損，惟誘敵騎入於圈內，掣動機括，總結匣內鐵輪行轉，觸石出火，藥燃結焚，走線散開，頃刻通盤俱倒，筒口硝磺線索毀去，筒上空虛，馬足易陷，遭簽尖刺著，藥性竄行於筋絡，自不能動。所以童體仁領進陣之五千騎無有脫者。」當下李熬道：「用何法敗他？」之華令蔚然將演車軍士召來。只見推出小車五百輛，俱係兩竿單輪。兩竿前端橫釘孔木，中豎短竿，上係布囊。兩竿上交又豎釘鹿角木四枝，鋸開木梢，各用銀藤鋒鏃嵌合紮緊，短竿囊內便貯香料。令二士為正副持貓竹弩，帶短兵，挾竿而前，二士持矛戟隨之，聚散起伏，偏湊斜迎，直逢仰接，無不便利。未出，則土居車前；既陣，則車為土蔽。教習已成，俱依法則。乃令安息養力，所以聞呼立刻齊集。

當下柘藤林探馬報：童體仁大軍已出古岸城。茅游道：「寇寇必盡其精銳，穴巢自虛，可襲而復也。」之華道：「古岸遭賀德塗炭久矣，今匪眾雖俱來，民畏其法，見我兵弱，必代固守。若密襲之，是我戕民也。況現兵無餘多，多分則此處不足用，少分又不濟事。雖似奇功，有這兩層，不可得而為也。汝今率百騎，各帶枝帚並竹筒兩個，將前所熬馬油拌熟料裝一筒，一筒盛油，封固，繞石子岡柘藤林之南，過西岡之東，到古岸城下寇馬篷內，將料引出，令軍士分拋飼之，用竹枝帚將油細細遍灑於各馬上，務必均霑，勿誤。」茅游得令回去。

石子岡探卒又報：「童體仁大眾已離柘藤林矣。」之華令將士飽餐畢，徐徐下嶺，令蔚然、饒拱管陣，自帶辛熬、晁照立於軍前。只見鐵鷄當先領兵撲地，隨後甲馬浩浩漫漫殺來。晁照使兩口寶劍驟出擋祝辛熬見鐵鷄抓法緊密，舞動狼牙棒趕上來攻。童體仁又到，之華接著。戰過五合，一聲鑼響，陣分兩半。之華架開斧，拍馬同辛熬、晁照奔入陣內。鐵鷄也跟著闖進，只見兵齊退，卻露有許多枝枝桠桠物件，昂然疾趨。童體仁舉斧狠劈，怎奈此木質柔性堅，遇軟則硬，遇硬返軟。所以隨斧上下，憑抓往來，劈不斷，勾不開。童體仁怒得無法。石犴後隊兵到，使長槍居前，勾車衝陣，令軍趨左右襲嶺，以誘分散。童體仁大喜，命石犴、鐵鷄襲嶺！自提長柄利斧，領軍攻打。只見對陣亦解釋開來，或十或五，屯聚為隊，或前遮或後趕，或橫截或斜迎，如群鴉弄風，浮萍逐浪。童體仁鳴金，石犴、鐵鷄回軍，東追西逐，引得人饑馬餓。車複合攏，車在兵後，兵隨將擊。童體仁等三面攻取，又聞鑼聲，陣便排列，兵退入內，將亦奔回。忽有陣陣香氣撲鼻，引得鐵騎舉頭張嘴，不肯馳驟，卻係輪前竿上囊內貯著熟料。群馬仰望著竿，騰奔想吃，多有將兵掀翻跌下者。忽然炮響，弩箭如蝗，箭身細微，遮隔不及，透甲洞背，中者立死。群馬奔食，自將項下軟肉露張，車兵即使鹿角鋒梢迎刺，猶如穿絮，立即倒地。土遭弩斃，馬受鋒亡，片刻之間，數千精卒鐵騎縱橫盡喪，只剩得童體仁、石犴、鐵鷄三匹退走。之華領將驅逐，石犴先奔。

童體仁恨極，揮斧惡鬥之華，辛熬、晁照雙戰鐵鷄。殺到酣處，辛熬猛棒蓋下，鐵鷄仰閃，打中鞍轡，力重釘深入木，急切撥不得出。鐵鷄一抓擊到，辛熬急躲，雙手搖脫棒來，借勢自下挑上。鐵鷄右抓方掃晁照雙劍，左膊為狼牙棒勾住，慌收右抓打來，擊個正著，辛熬腦裂而死。晁照雙劍並下，鐵鷄右膊亦為砍斷，負痛而逃，馬忽陷入索圈，絆倒在地，軍士齊上擒回。童體仁見鐵鷄遭縛，難於救護，只得敗走。之華也不追趕，收兵回嶺。茅游繳令稟稱餉灑已遍，晁照綁得鐵鷄報功，之華令用檻車檻好，具文申報，解往雲平嶺。查點折了辛熬，嗟咨不已，令將士殮埋，然後休息，以便收城。

再說童體仁趕上石犴，回到古岸，見群馬在坡上打滾，童體仁道：「居篷內的這多兵卒將士為何不來接應？」石犴道：「莫非兵敗逃散了。」正在疑惑，已到居篷，但見屍橫滿地，一人全無。體仁大驚道：「旗角已無，諒難久停。」忽探子報道：「浮石之兵來圍古岸，只不過六十里了。」石犴道：「臣早知浮石之兵必來。今此城兵少，實難久守。不如棄城回雙龍。」體仁道：「費去若干錢糧兵馬取得此城。」石犴道：「兵糧不足，萬不能守。若待兵臨城下，雖欲去不可得也。且彈丸小城，棄之亦不足為吾輕重，又何必念於此哉！且雙龍乃根本之地，萬一有變，則無家可歸，而貽笑於天下矣。」體仁道：「卿言亦是，我當思之。」次日平明，即召石犴問道：「浮石之兵若何？」石犴道：「探馬報，只隔卅裡了。古云：當結而不結者，愚人也。今事在燃眉，而優柔不結，此取敗之道也。況雙龍，根本之地，島高城固，糧草豐足，兵民用命，內修政治，外結鄰國，即世仇可復矣。」體仁聞言，一躍而起曰：「卿言是也，吾心已結。」遂下令：「雙龍人馬一齊起行。」復問道：「我此行，心實不定而難安，卿將何以告我？」石犴道：「而今急也無用，只有歸國招募兵將，結約諸島，令現在各城頭目速回雙龍，臣往浮金營前報訊，說彼分兵，取嶺復仇。」童體仁道：「惟有如此。將所存糧散給百姓，使傳令於各城。」石犴道：「我們在這裡有威無恩，不可久留，恐遭暗算。」童體仁大慟。石犴自炊進膳，君臣飽餐，痛哭分別。

莫表童體仁惶惶歸島，再說石犴次日至大樹谷，聞得前面音聲繁雜，便勒住馬，意欲潛避，已為來眾看見，發喊跑到拿祝問道：「你實說，你哪裡逃脫的？」石犴見有三百餘人，都戴浮金章號，便放下心，答道：「我乃雙龍島將官，只緣兵敗，住浮金請救，未識諸位將軍駕過，觸冒罪甚！」那為頭的笑道：「你無庸徒勞罷，我們都屬浮金將士，因為邪臣謗殺大將，是以思想：便血戰成功，俱係奸黨受賞，有奉承未到之處，立至死亡，莫若哲身遠禍，五千餘人一時同散。浮金將士自顧不暇，安能救汝？」石犴道：「既到這裡，也須前往，方能覆命。」為首的道：「你必要去，但恐有傷性命。今索性相贈小旗一面，遇似我們形狀者，即持交驗，彼自寬釋勿害也。」石犴受旗拜謝，南行兩日，到獨鎖渡東岸，言明來歷，將士押送過河，進營朝見。浮金主問清事體，吁嗟不已。石犴退出。

忽有國內急報，浮石通明關龍遜父子襲人丹鳳，欲計取龜息，為相國所覺，獲得敵將。浮金主大驚，視郎福厚道：「浮石用兵，可謂神速而兼鬼域。前時截劫冠軍，梟我白額虎，隨襲品字左城，窺探百結關，今又暗人丹鳳。南邊地方城池尚不知如何。前營羅多材眾散，為民擄降，鐘受祿之兵回覆叛走，鐘受祿又為盜所殺。若冠軍在，何至於此？今雙龍全部盡喪，天印雖屢勝，然亦安能獨存？往日功勞俱成灰燼。應即召子直等早同歸國。若百結關為敵人所奪，我國君臣士卒皆無生路矣！」道猶未了，又有雙敖谷緊報，浮金主驚道：「噫！糧草休矣。可取報文進覽。」且說這雙敖谷在金蟹山前，兩山交抱峙立，如二敖之狀，故名雙敖谷。中間寬敞可以堆積。因其山勢險峻，包藏周密，前有曲港通洋，便於搬運，故將糧草屯在其內，令正副將官三員守之，防備嚴緊，並非懈擔無如神算出奇，超乎意料之外。所以遭焚，乃不知火自敵縱。且聽從頭說來。

山盈當日在雲平嶺受客卿吩咐，於後帳櫃內領得包裹，見封條寫道：「付山盈到思神港開視。」想道：「雖聞有此地名，猶不知在南在北。」暗令家丁訪清了，收拾乾糧，單身趕奔。

次日，將晚行到住下，將包裹取出，揭去封條，打開看時，有個油紙包、四個雞卵、一枝銀藤杖——約長二尺四寸，柄上生成小眼，又有無柄斧頭一件，卻有縱橫二孔，一個鐵鏈扣釘。

細想不解其意。將其裝試，可以為鋤，可以為斧。再將油紙包拆破，卻係衣褲，首套上面，俱係彩畫神紋，裡面係浮金的字號。尋思道：「這係水具，又有斧頭，定係因我善泅，使往獨鎖渡、交渡津二處劈船。其雞卵何所用處？」委決不下，復將包裹等件細檢，於首套內抖出單子，寫道：水衣全制、銀頭斧一柄、蜂房自燃卵四枚，藏固小心，往雙敖谷焚燒糧草，毋忽！

看畢道：「我說此卵必有所用。但雙敖谷在黃花洲對岸，乃浮金邊界屯糧重地，勢必嚴兵把守，如何焚燒得來？好難題目也！」又想道：「客卿算無遺策，斷不致送我於死地。且毀去單子，收好各件，明晨前進，看事而行。」次日，路上卻絕攔阻，惟見紛紛逃難百姓自北而過，俱稱島寇勝於惡神，放火搶擄，馬要吃人，兇殘莫當。山盈驚道：「雙龍兵勢如此橫暴，自然占去多少城邑。」一面走一面想，忽有人搶上抓住胸脯道：「拿著你了！」山盈看時，十餘兵士皆浮金裝束，著實駭慌，連話也說不出。眾軍將包裹打開翻看，問道：「爾係甚生涯？」山盈見翻落號衣，陡然生計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吾乃奉龜息城燭相國令，往黃雲城雲平嶺窺探。」眾軍聽見燭相國三字，便叫放手。又問道：「令乾何事？」山盈道：「小於善放火，善沒水。相國密令潛入浮石，得便逢庫燒庫，逢糧燒糧，逢草燒草。」問道：「燒得哪些地方？」山盈道：「各處守備嚴緊，限又逼迫，無便可乘。還要受責哩！」眾軍道：「燭相國最體量人情，真是十分提防！責卻可免。」山盈道：「果如所言，受賜厚矣。」眾軍道：「今日聞得韓冠軍回國，為人劫去，爾曾曉得麼？」山盈道：「只聞羅多材被百姓所擄，卻未聞冠軍被劫。」眾軍慌問道：「羅多材怎樣被百姓所擄？」山盈道：「昨於途間聽得底裡，尚須探訪。」眾軍道：「惜乎不知其詳。若說與我們明白，也係快事。索性告訴足下：我等皆因冠軍遭讒激死，忿怒而散。若相國為將，我們俱歸出力也。」山盈道：「眾位正好同回歸息。」眾軍道：「若是這般，不如不散了。」山盈道：「然則何以為生？」眾軍道：「既莫能服邪臣，又莫可降敵國，惟有分棲巖穴，彩草苗木實射獵以為生耳。主上省破，誅滅群奸，我等即歸自首請罪。」山盈道：「諸公忠於王室，君相哪裡得知！小人到都，遇便即將原委細稟相國，或者即召諸公，共御強敵。」眾軍道：「辜負盛情！相國雖深信於主上，冠軍尚遭讒死，何況我等！佞幸在朝，寧終老於山林，斷不出也。」山盈道：「相國常恨此輩。今謗殺大將，兵豈能勝？主上悔悟，鄙夫定正典刑，自可相聚。」眾軍舉手道：「但願，但願！」欣然

拱別。

山盈由青錢山這條路又行了天半，方到黃花洲邊。遠望茫茫，不知何處是岸。天色已晚，並無船隻往來，乃將衣褲，首套穿齊，各物藏好，插著銀籐簪，泳入洋底，直行前去，由淺漸深，半天時候，復自底而上。遇著堅壁礙路，冒仰細視，一帶都如這般模樣，想必是靠邊了。便爬上岸，將衣褲穿好，再看時，卻係個懸岩大石山，全無路徑，只得坐下打盹。醒來天亮，往上望去，愈遠愈高。坐的所在卻係懸岩大石盡頭，兩邊青草沙洲，並不見人，好生煩惱。忽聞隱隱有低昂歌聲，觀沙洲左右，俱無形影，抑揚漸近，轉面看時，有數隻大船連幫放將過來。山盈見景生計，招手高呼救人，船上只作不曾聽著。

山盈望得漸到坡岸，慌起身趕奔大嘍，那船始停住，問道：「爾係何處軍士？」山盈道：「俺乃巡兵，因渡洋失足，泅到這裡，不知屬何地方。雖未喪命，腹餒欲死，乞諸位拯救，借渡過去。」梢公使水手搖過腳艇來笑道：「爾不小心，致墜水內，今遇我們，便是造化。各人俱奉有令，誰能此刻渡爾？好冒失鬼的話！須待公事辦齊，順帶過去。」山盈道：「諸位辦甚的事？」水手道：「爾有眼無珠麼？今往雙菽谷裝運糧草，可速上罷！」山盈聽得「雙菽谷」三字，便如搔著癢處，喜得說不出來，忙跳落腳艇，爬登大船道：「蒙諸位救援，恩德必定負鞍以報。」水手道：「俱屬本國同胞，哪個望報？爾可會唱麼？」山盈道：「略知幾何，恐不中聽。」眾人喜道：「逢場作戲，以消長日，哪個係俳優呢？你且吃飯，我們開行輪唱哩。」乃起錨拽篷，圍圍坐下，指點板腳作句，你唱我和，此歌彼起。

不覺沿洲放下三十餘里，轉彎又五十餘里，方才來到港口，兩旁各有營寨，中設截流鐵網。運草軍士持符進營，驗訖，將官各出，向網邊並港前後細看水花，方令鬆網。軍士將絞關鬆下，鈴鈴噹噹，音聲紛亂。那網俱係五寸長的鐵條，兩頭扭轉煅結，間安金鈴，凡物觸著即響，所以略加鬆動，鈴當不止。各船過盡，仍舊絞起。又人二里多路，看兩岸俱有木欄，空處只得四寸寬，其外帳篷牽聯，又有木關截在港中，上面復掛鐵網。見有船隻，將木欄上鎖開開，去管，去關門，放下鐵網，各草船魚貫進畢，即絞網上關上管。再看兩邊欄外，帳篷直到山腳。望見一條懸岩大青石嶺，山盈道：「好條大怪嶺！」梢公道：「這名金蟹山，那兩座小山，名左菽、右菽，其內係雙菽谷。爾先喊救處，即在此谷之後。」山盈道：「旋過來若干路？」梢公道：「後面轉到前面，足足九十里。」山盈細看形勢，果然似蟹。

船到小山下，復斜入內，停泊坡前。兩山各有石嘴，真似敖像。中間一片蓬鬆白土，儼如噴的浮沫。山盈隨眾登岸，到小山頂營內投呈文書。立時撥發糧袋草束，俱用谷內軍士搬出，交與外營軍士送至船邊。山盈看那白土西，亦到高水閘欄，欄上接著鐵網，左右菽頂各有寨，中間山巔又係一個大營，四圍俱係攔網。想道：「這般嚴緊，不趁此刻混進，卻待何時！」便隨眾趨近寨門，再往裡走，只見門內坐著兩位將官，叱道：「拿下！」內外齊聲發喊，數十把索柄攙勾齊乘搭住拖翻，山盈駭得魂飛魄散。幸虧軍士認得，代稟道：「這係運船上的。」將官道：「如何藐玩法令？」山盈慌磕頭道：「初次當差，望將軍寬恕！」將官道：「爾不見告示字麼？」山盈仰見門邊懸著木榜寫道：非本谷將士，過此限者，以奸細論。山盈方知原委，連忙搶地呼天，血流額破。將官道：「幸而足未逾戶，不然，莫能原也。」叱鞭四十，逐出。兩旁軍士放下軟鉤捆起，責訖，推上草船。水手抱怨道：「爾如何亂走？若再進數步，連我們都不得乾淨了。」山盈渾身痛楚，倒在艙裡，只是哼。

痛定了爬到後梢，拿只碗，暗將防身護命的靈丹取置碗內，用杓柄搗碎，尿尿和勻吞下，鑽入草中睡去。及至醒覺，全無痛楚。退出看時，船在洋中放行。眾人正唱得熱鬧，見山盈，笑道：「打也打得凶，睡也睡得足。昨日晚膳，今早仍四處搜尋，想也餓夠了。快來吃碗午飯好唱哩。」山盈答應，向前飽餐，又隨眾胡亂唱過幾曲，已到品字城，停泊下來，尋思道：「從這條路回國要過各處關隘，倘或盤詰敗露，豈非離虎穴入狼窠？不如仍轉舊路。」見眾人紛紛搬草，堆垛岸邊，便向梢公道：「奉令機密，另由他途有事。重生之德，容緩圖報。」梢公道：「已係下午，可再草榻一宵。」山盈道：「恐誤限期。」拱手謝別，復往上行。天色將晚，想道：「奉令辦公，微勞未著。庶長客宥官各處失城之罪，諸將皆建功績，我獨全無。歸家既難對庶長客卿，更有何顏近同列，回鄉里？索性復往，不幸死於敵人之手，也博個為國捐軀的芳名。幸而如願，這件助勞，誰人比得？」意思決了，就地跌坐，吃些乾糧，連夜趨奔百十餘里，又到黃花洲。四顧無人，將衣褲穿好，帶緊首套，插著鋤斧，看定東北，沒人洋中。底下如晝，躡身觀望，天卻漆黑。乃浮臥，隨潮順淌。始信傳說，凡是海底，天愈昏暗反加雪亮。今見光明，所以放心，仰面露身。又經多時，審視蟹山隱隱，卻在背後，知係行過了，復審定返回。忽然震動非常，沉落視去，乃係兩個巨電，鬥得波翻浪湧。遠望有一死屍橫在洋底，料道電因食競，心中老大不忍。潛走近前，帶住屍腳，輕輕拖向港口。又見蕩漾洶湧，回看那電，爭奔趕來，便將屍推往東行，揮鋤以拒。

只見鐵網已在咫尺內。正想經過之策，不知那網大半豎立，有小半橫鋪水底，手忙腳亂，正跳得橫鋪的邊索，覺得響動，鐵網漸高，慌將屍首丟棄。跳出看時，那兩隻大電飛速追搶死屍，齊奔入內，網俱絞起。便乘空由下直向裡行。又見網欄在前，腳下步步擔心。此網卻不比口頭的止到底就罷了，無有一半平鋪，卻近貼於檻上，關欄大木，根根深釘入泥。空縫只有三寸寬細。看中間雖有關門，上下左右嵌定，莫能移動。聽得說道：「網上拿得好大兩個水老虎，可去看來。」山盈伏祝及至耳內無聲，再靠岸畔摸時，豎木緊緊排著，毫無空處。摸捏那岸，卻係堅土，想道有理，乃於欄根外旁用鋤斧輕挖。土堅鋤利，大塊小塊墜落壘壘。約可容身，便輕輕爬過。往前進到小山嘴下，猶聞稱說：「洲邊大網獲住兩個水老虎，看看來！」踉踉跄跄過去了。山盈轉入到白沙坡底，聽不著人聲，始敢伸頭出水。旋望天色昏暗，再看雙菽營內，燈仍未息，網邊半壁火光，關欄兩旁亦俱雪亮。輕輕伏爬土坡到木寨腳，探探鐵網亦安響鈴，慌縮回手。計算白沫土色，不像堅硬，因用鋤耙，頗覺輕鬆，俱被成片成塊的耙起推開。欄下尺許，亦有木管，管下無物阻礙，便弗深挖。轉將管底取空，曲體仰入，大喜。進到欄裡，伸手哪裡見掌，又愁起來。挨著平地一步一步往前而走。忽然，光明照耀，望去，卻係二人。提亮子的先行，擔木棍的在後，自草嶺邊旋出。山盈無可躲避，因斜回原路，見有毛廁篷，連忙蹲伏。只聞說道：「偏是我們局氣丑，派在先行夜巡內，電內莫能分得，電湯亦無口嘗。明日只好看他們吃。」又問答道：「爭死屍的電未免有毒，沒得也罷。」說著走著，燈亮漸入左邊草堆旁去。山盈認定大堆，便直走到跟前，將鋤斧插於腰間，懷內取出雞卵，記起道：「聞得火藥以蜂房灰為最，修合須在地穴內，遇有微風，即便燃著，惟用雞卵殼收藏封固，始免誤事，故名蜂房自燃卵，但未知靈驗否？」乃往高爬。

這堆係中間四頭腳凸，爬到半腰，卻難再上。坐下將卵封口拆開，抽草成窩，用藥撒入。奈無風，想道：「或者嶺峻遮住，且旋過一面看。」就平行彎轉，置藥也不見燃；又往前去，亦復如舊。著急道：「腿都走軟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只得撥開草，將卵傾盡，伏下屏氣用力吹去。忽然，火燄滿面燻來，連鬚鬚眉毛都焦了。急滾下地揉擦眼皮，看時已係紅光照亮，金聲驟起，人聲嘈嚷。欲由舊路逃命，望見欄外已有行者，無處閃匿，只得仍到原躡處躲避。風勢驟猛，火漸通天，也難遮掩。

幸喜紛紛人眾只奔大嶺。慌將衣褲反穿，藏斧棄卵，大著膽混入軍士內撲救。只見數堆皆著，連糧屯上苦蓋的蘆席亦都生燄，輝耀如同晝日。近處，煙塵滾滾，反看不清。眾軍手慌腳亂，連洲上各營將士俱到。山盈乘空接過擔水桶，意欲逕出。

只見關門旁邊站著兩員將官，吩咐道：「必有奸細，飛速捉拿，毋使逃脫！」山盈聽了，弄得進不能，退不可。事急計生，恐怕稍遲查看明白，因將桶底踏下，放膽直行。將官叱道：「往哪裡去？」山盈腳下走，口裡說道：「桶漏了，往前面換。」將官道：「毋得遲延！」山盈答道：「遵令！」將桶挑下坡，視諸帳內並無人影，到網營邊，見灶上氣騰騰的，哪有兵士！便逕進揭開，卻係滿鍋香羹。肚中正肌，取碗盛吃，燙得嘴痛，又恐人來，想道：「呆了！」乃將羹舀二三十杓人桶，帶著杓子，走近洋邊，將水具穿好，坐著盡吃，看火勢時，滿天通紅。待煙衰燄低，漸漸有兵士回帳。便棄餘羹沉沒水底，認不清方向，隨潮倘行。抵著涯岸，翻身上坡，換轉衣裳。通夜驚慌辛苦，好生困倦。天猶未明，地上莎草茸茸，綿軟如絮，便倒下睡去。忽有鉤搭紛紛鉤住，掙扎不脫。聽得道：「拿住了！」正係：功成未受封侯賞，因臥先遭麻索殃。

不知捉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

